



那些仿佛能够仰仗的风光，抵不过心底的一刹凄凉

国内首部星二代才女自传体小说 ● 揭秘娱乐圈独门处世哲学，镁光灯下的爱情法则

星光大道上，一切都有代价
名牌包换自由，金像奖换真爱，
是你，换不换？

绯闻女孩

简爱玛◎著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女孩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绯闻女孩 / 简爱玛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086-2698-7

I. 绯… II. 简…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0666 号

绯闻女孩

FEIWEN NVHAI

著 者: 简爱玛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58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2698-7 / I · 198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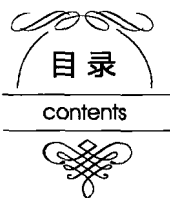
服务热线: 010-84849283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第一章 叛逆的留学生涯

几万公里的出走 / 001

当青春期遇上更年期 / 014

千万不要同情自己 / 025

有星妈也得学着卖啤酒 / 030

大明星也上演技派的当 / 037

第二章 明星妈妈遭遇“上海婆婆”

嫁给谁也别嫁给工作 / 045

麻辣老妈初遇闷骚婆婆 / 054

嘴有点儿贱，心有点儿酸 / 063

这婚还能结吗 / 068

数红包数到脸抽筋 / 084

第三章 婆婆比狗仔队厉害

拜见四对父母大人 / 093

被隐瞒的第五场婚礼 / 101

狗仔队只是个小麻烦 / 106

婆婆才是大老板 / 111

逃不开的五指山 / 124

第四章 被名利囚禁的公主

大小姐也成了灰姑娘 / 131

短暂的甜蜜时光 / 146

我是母亲的假想敌 / 154

难道爱情只是为了生意 / 159

第五章 比现实还现实的结婚大作战

和婆婆不熟 / 167

一张暂住证引发的战争 / 183

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 / 196

第六章 也许再等等就会看见未来

我们重新恋爱吧 / 207

天上掉下个富二代 / 216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 / 230

后 记 / 241

第 16 个 LV

第 25 个盛装舞会

第 11 次吻别人的嘴

第 7 次陪妈妈和陌生人约会

第 3 次更名改姓

第 N 次午夜梦回

这是我，这就是我的生活

遇到爱情前后都在哭

只是从来不后悔

不向后看

我妈是明星

是我



几万公里的出走

我妈一边整理一边说：“你没看她妈着急呢吗？一年几十万供着她念书，学位还没拿到呢，说跑就跑了，真是没良心！”

我最讨厌我妈不问清楚情况就给人家乱扣帽子。心怡曾经告诉过我，她出国念书的费用并非前舅母一个人承担，实际上是舅舅出了大部分。而我妈却认为这种说法没有依据，纯属我瞎编乱造。

她愤愤地说：“跟俩梅说的不一样……你也别觉得我听风就是雨，我比你聪明，我会判断！”

公元 2008 年 1 月 4 日

下午两点，我在黄浦江边等到了我的表妹陈心怡。

7 年了，我们通过电话，写过电子邮件，聊过 MSN——在上面，她叫 Cold Summer，我叫 Hot Winter——可或许是我们的昵称里隐藏了太多的命运暗示，哪怕我们时刻惦记着对方，我们依然见不了面。

即便是亲人，相隔时间久了，也会忘记怎么相处。

离开英国以后，今天是我第一次见到她。

为了让我们的重逢显得不那么突兀，我特意选择了这家英伦格调的茶馆。木质的屋顶，手工修砌的砖墙搭配现代的玻璃落地窗，宽阔的门廊边有一扇砖红色的凸肚窗配着木质白色条状饰物……或许这些细节还能帮我们重温留学时候那段绚烂而美好的时光。

“阳姐，几年没见，你没老，就是变难看了。”

心怡说话永远这么直接而有腔调，她一身军装风，黑发垂肩遮盖了半张俏丽苍白的脸。这么多年没见，那个喜欢把公主裙穿在牛仔裤外面的小姑娘现在已经是妖娆的丫头了。

我与她那双杏色的眼眸相视而笑，不打算挺着半个轮胎大的肚子

站起来为逝去的美丽辩护。要驱散这尴尬的气氛，只要学着老人们的样子，告诉她“怀儿子的话妈妈会变丑，女儿才会打扮妈妈”就足够了——绕圈子是我最擅长的应急方法。

“去了加拿大就一点儿消息都没有了，你也忍心这么对我哈！”我半开玩笑地说。

心怡笑笑摇了摇头，略带悲伤地说：“那时候在逃避我妈。我不是怕你当老好人，夹在中间为难嘛。”

我很敏感，对别人的说法会很在意，无论是褒是贬，但凡跟我有关系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在我心里激起可大可小的波澜。我害怕听到别人对我有负面的评价，害怕他们说我不好、否定我；我也惊恐于听到别人对我有过于正面的评价，害怕他们笑里藏刀、不怀好意——总之我承认自己是个曾经活在矛盾里的一个很矛盾的人。心怡说我会夹在她和她母亲中间为难，话语里有很多层含义，它们集合起来就变成了一道闪电，狠狠地把我击回了几年前。

如果你在7年前的爱丁堡王子大街遇见我，你一定会被我和心怡绚丽的发色吓一跳，那时候我还不是现在的大肚婆，而心怡也正是迷恋朋克腔调的年纪。我俩染了姜黄色和火红色的头发化着浓妆走在街上，丝毫不以为然。

只是那段时间，心怡并不开心，她的家庭在她毫无心理准备的前提下忽然分崩离析。一夜之间，她和我一样，因为父母的离异成了个精神堡垒残缺的分裂分子——只是她比我更加不幸，因为她遭遇这场变故的时间比我整整推后了16年。

16年，世界在这16年光阴荏苒的溪流里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1G，2G，2.5G……那时候3G概念还没有进入中国市场，但在英国已经开始流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时候的3G广告模特还是一只灰绿色的蛙女。通讯事业的长足发展也给中国家长们创造了一只佛祖般强大而神奇的手，于是五个手指便犹如擎天的柱子，擎住了子女们永远也走不出的边界。

有良知的子女们会认为，故意不接听父母电话的行为应视为不孝。而不巧那时逗留在北爱尔兰及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中国孩子们又绝不能以“卡里没钱”为借口婉拒与父母们沟通交流，因为父母们知道vodafone^①、orange^②和O2^③甚至一些边边角角的通讯品牌早已为消费者提供了接听免费的服。所以父母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地把口袋里的银子撒向长期雄踞在王者宝座上的中国移动从而对子女们进行轮番轰炸。

于是乎，资本主义的人性化推动着我的表妹走向了分裂的第一步——那就是不分时间、地点、场合无条件地分别接听我舅舅和我前任舅母打来的长途电话，忍受曾经百般恩爱的两个人相互指责和谩骂。于是，她的心便如撕裂般痛了起来……

表妹试过劝和他们，但是没用（如果劝好了，我和她今天也就不

① vodafone，沃达丰，是跨国性的移动电话运营商，总部设在英国伯克郡的纽布利和德国的杜塞尔多夫，是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运营商之一。——编者注

② orange公司是一家法国电信运营商，1994年正式进入英国市场。2005年10月3日在伦敦举行的2005年世界通信奖评比中被授予“最佳国际移动运营商”的称号。——编者注

③ O2电信公司是欧洲第六大电信公司，在英国、爱尔兰和德国拥有约2460万用户，很多中国留学生都是O2的使用者。——编者注

会坐到一块儿了)。

折腾了三年，表妹说她经常在梦中哭醒。耳边回响着母亲讽刺父亲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吃喝嫖赌和败家，听到这些她便觉得有愧于父亲；而但凡听到父亲怨毒母亲把婚外情泛滥到了家里，她又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母亲。直到母亲再次用电话通知她“我和你爸爸的离婚手续已经彻底办完了”，我表妹便走向了分裂的第二步——她开始两边讨好，假装支持他们的想法和做法，本着“只要你们开心就好”的原则，爱干吗就干吗去吧。而她自己则在暗地里进行着逃往加拿大的计划——这个计划和一个叫魏策的男孩有关，我相信那时候心怡有多么渴望能和魏策在一起，也许也只有他能够给予她面对一切的力量和勇气。魏策是个了不起的孩子，我一直这样认为。等到后面我会告诉你们关于他和心怡的故事。

心怡的逃亡计划意外地得到了她父亲的支持并取得了成功。虽然父亲曾经是那样坚决地反对她和魏策来往。也正是因为两家父母的反对，她被送到了巴斯（英国），魏策被发配到了温哥华（加拿大）。相隔万里，又都是人烟稀少的地方……如果要给这个场景配一段背景音乐，我只能想到《苏武牧羊》。总之，计划成功了，在心怡的母亲丝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而这也进入了我和心怡几年音讯全无的雷区。

从英国毕业回来之后，我很顺利就进入了一家海外私营媒体在北京的分部做三维设计。那天我正意犹未尽地在网上和几个英国朋友聊天，告诉他们我已经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马上就要去北京任职了。

当时我妈在忙着帮我打包行李，她忽然接到前舅母打来的电话。为了不耽误手里的活儿，我妈按了免提，半边脸把手机压在肩上。我



听见她兴奋地喊着：“喂，俩梅，我买了一年也用不完的卫生巾给晓阳带去北京，这样她就省得再去买了。找我有事吗？”

接着是前舅母气急败坏的声音：“气死我啦！刚才中介公司打电话告诉我说陈心怡申请了加拿大的学校，现在人都已经过去了！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瞬间，我脊梁骨里蹿过一股寒流，沿着神经急速蔓延到我的10个脚趾，再慢慢地返回到肩膀和耳根中间的位置——我是除舅舅以外唯一一个知道并支持表妹逃跑的人，刑法里叫做“共犯”。倘若被前舅母知道真相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赶紧在MSN上找到了表妹，通知她已经被中介出卖。我立刻看见Cold Summer亮了一个惊讶的表情，接着说还没准备好怎么跟上级交代，问我怎么办。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前舅母正在气头上，如果表妹这时候打电话来认错无疑是自投罗网。可是偏偏有人就喜欢在这时候往火上吹点儿风浇点儿油——这个人就是我亲爱的妈。

她冲进书房来的时候我用快捷键关掉了对话框，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般镇定自若，继续和人家有一搭没一搭地得瑟着自己的新工作。可我妈却早已满头大汗：“晓阳，快把心怡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我要跟她谈谈！”

我有点儿紧张，但还是假装不在意地问她：“你要跟她谈还是舅妈要跟她谈？”

我妈很严肃地看着我说：“没看我拿着电话呢嘛！我要问问她！”

我是个大多数时候习惯于顺从的孩子——下这个定义的时候我有

点儿犹豫，等我把我和我表妹的故事都写完的时候，不知道这两个字还能不能适用于我，先这么着吧，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于是我“哦”了一声，随即点开对话框。Hot Winter不费吹灰之力就从Cold Summer那里要到了陈心怡同学在加拿大的电话号码。

我妈盯着屏幕，迅速用手机记录下这串数字，转身出了书房。我赶紧对着屏幕敲下了一行字——

Hot Winter说：我妈要跟你说话。

Cold Summer说：☺

这时书房外传来我妈讲电话的声音：“俩梅，你拿笔记一下，我给你心怡的电话号码，001-402-768……”

冷汗啊，我傻在凳子上动弹不了，形态宛如被晒化了的蛋筒冰激凌。

“噤噤噤”，有新信息传来。

Cold Summer说：这么快就打来了，等等。

我扑向键盘想补个“别接”却敲成了“毕节”。

Cold Summer发来巨长的一串问号，就像这样——“?????????????????”

接着是一串巨长的惊叹号，就像这样——“!!!!!!!!!!!!!!!!!!!!!!!!!!!!!!
怎么是我妈?!”

等我终于敲对了“别接”两个字的时候，看见——

Cold Summer说：♥♥



我怒气冲冲地找到我妈。她又在帮我收拾行李了，满箱子铺着卫生巾，乍一眼就能看见十几包，也许她怕这玩意儿少，在北京买不着。可我不但不领情，反而怪罪她：“妈！别人家的事情你少管管行不行啊？！你这样的话，心怡会觉得我出卖了她！”

我妈一边整理一边说：“你没看她妈着急呢吗？一年几十万供着她念书，学位还没拿到呢，说跑就跑了，真是没良心。”

我最讨厌我妈不问清楚情况就给人家乱扣帽子。心怡曾经告诉过我，她出国念书的费用并非前舅母一个人承担，实际上是舅舅出了大部分。而我妈却认为这种说法没有依据，纯属我瞎编乱造。

她愤愤地说：“跟俪梅说的不一样……你也别觉得我听风就是雨，我比你聪明，我会判断！”

实际上我妈的确不会听风就是雨。如果有人对她说了一件她并不了解的事情，她会采取层层剥茧、多方打听、单方求证等办法去探寻真相。但她说她比我聪明我不同意，因为她不会解几何题，还不会说英语，很多时候作出的判断也很武断。她常说我和陈心怡都是狼心狗肺的东西，不知道父母怎么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花钱培养我们上最好的学校，送我们出国念书，把我们送上红地毯……我们不仅不知恩图报，反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再照这么下去，就该天打雷劈。

当然，跟她生气叫她少管闲事本来和卫生巾是绝无关联的两件事情，可它们就是不巧地凑在了一起，因为我妈说着说着心里就蹿起一股邪火，顺手抄起一包卫生巾扔在了我脑门上。看她为我如此劳力劳心，我很知趣地退下了，没再去惹她生气。但我也能想象世界的另一边，阿美利加以北广袤的土地上，在一间涂着灰色墙壁的小屋里，我



的表妹正在电脑屏幕旁一只手拿着电话边接受她妈妈的训斥，另一只手抚动着鼠标，箭头指在Hot Winter的名字那里转来转去……

任凭后来Hot Winter回到电脑前，不停地再说对不起，再解释，Cold Summer始终没有回复。

终于，在我的MSN联系人列表里，代表Cold Summer的绿色小人永远地脱机，变成了灰色……

“心怡，你是不是还在怪我‘出卖’了你？”我刨根究底地问。

她调皮地一笑：“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呀！姑妈那么精明，还不是随便说两句就能把你给诓了。更何况你妈和我妈一联手呀，天下无敌！”

心怡是对的，我俩的妈联手确实是天下无敌。再狡猾的敌人最后都会死在她俩手里，只要她们想，敌人便死无全尸。我妈的精明之处就在于：那些骂心怡、骂魏策的话，可能都是给我施的激将法，她知道我对我妹妹最仗义。把我骂急了，我就会把事实真相说出来，她就能从中得到她想要的信息，接着我就发现自己已经死无全尸。所以心怡又对了，只有把我屏蔽掉，切断和我的任何联系，我就不会知道她的情况，更不会为了维护她而“出卖”她，从而间接地伤害到她。

“越洋电话一打就两个小时，一骂就骂两个小时，我实在是受不了才这样做的。阳姐，你也不要怪我啦。”心怡的神情很疲倦，很像那时候我们一起逛Marks & Spencer^①时接到舅母电话时的样子。

我记得那天我们两个都很饿，付账前就把一袋六条装的巧克力棒

① Marks & Spencer，英国马克思班塞公司，也叫玛莎百货，是英国最重要的衣服、食品和金融服务零售商。——编者注



吃得精光，最后拿个空袋子给收银员扫描埋单。

在英国逛超市是个乐趣，人不多，伏在推车上脚一蹬可以滑好远好远；边走边看，永远有新鲜的物件，就连食用油都包装得令人爱不释手……有一次我独自在超市里闲逛，被一瓶包装甚是精美的橄榄油吸引得半晌动弹不得，但最终还是被其“£ 30”的高昂价格毁灭了伸手触摸它的勇气。我深感资本主义社会万恶的剥削本质，欲转身离去，却不想我背着的书包感应到了我心底的不满，竟伸出只“脚”来撂翻了离它最近的一瓶。破碎的玻璃带着清黄的油汁洒了一地……我暗自叫苦祈求上苍原谅，因为我又要对不起我妈了。超市的营销员应声赶来，那是一个再胖点儿就能写进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中年阿姨。我满怀歉意地问她：“How much should I pay for this oil？”她却微笑着对我摇摇头：“We should've put them higher.”妈呀，这就是资本主义啊？！客人打翻了东西却说是自己不好，没把东西放得足够高。我彻底为刚才的不满而惭愧了。

最后一块巧克力吃完已经是半个世纪之前的事了，心怡还捧着电话。脸色沉沉的，一步远的距离走在我后面。东西太多我一个人没法搬，结完账出来，我便坐在超市门口等了她一个多小时。她歪着头听电话，在不远处的圆形小花坛边绕圈子。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学会了抽烟——火辣辣的一股浊气摩挲着穿过喉咙停留在肺部，涨涨麻麻地微痛，很刺激——那就是我喜欢的白色万宝路。

辐射和训斥对人脑的刺激都是不堪的，我坚信心怡因为再也承受不住母亲这样肆意诋毁父亲才时常在梦中哭醒；我也能预感到，如果心怡没有完成学业就转战他国一定会被舅母（我把“前”字去掉了，

因为生活中，我依然管她叫舅母，她依然是最关心我最爱我的舅母）反对，更别说那里还有她的眼中钉——魏策。那么心怡再一次对了，听不下去就不听，她干脆换掉了电话号码，在加拿大结结实实地躲了一年。

但愿她在这一年里是轻松自在的……

其实长久以来，心怡说她一直在重复做着同一个梦——

在梦里，心怡摸索着走在一片黑暗干枯的落叶林里。乌云遮住了天空里的星星和月亮，唯一能指引她方向的只有母亲的声音——“孩子，过来，跟我来……”走着走着，心怡脚下突然踩空，只听见一声巨响，接着便整个人滑落陡坡……也不知道翻滚了多久才停下来。心怡觉得浑身针刺一般地痛……她慢慢睁开眼睛，母亲已经在她身旁蹲下，“孩子，摔疼了吗？”心怡觉得胸口很痛。她害怕地伸出手去找她的妈妈……这时候乌云散开了，月光照在母亲的身上，她的面目非常慈祥，但她手里却握着一把小刀直挺挺地扎进了心怡的心脏。心怡惊恐地看着她的母亲，母亲却说：“别怕，你的心坏了，让我给你换颗新的。”心怡高喊着：“不要啊妈妈！”母亲的尖刀已经再一次扎进了她的心里，可母亲的嘴上还在说：“别怕，妈妈是爱你的。”无尽的黑暗瞬间涌进了伤口……

在加拿大偷生的一年，心怡说她安安静静地想过，她想赶快长大，想做出一番宏伟的事业，好让母亲对她另眼相看，而不是继续当一个被安置的傀儡。“安置”这个词用得特别好，在《沉默的大多数》里，小波曾说，猪和牛在不被人管起来之前其实是知道如何生活的，只不过被安置之后，生活就不同了。我和心怡尚且比不上这些猪